

春融堂集

春融堂集卷四十八

青浦 王 昶 德甫

記

殷氏祠堂記

三代禮教之隆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士爲數不同皆得立廟以祀其先蓋古者卿大夫無世官有世祿而士之子亦恒爲士廟皆在寢東雖有房屋榮序之分異其名而不別爲屋故其擬造不難且遷徙無出鄉立廟則千百年可以永守此古聖王所以教孝俾尊祖敬宗人人得盡其誠而率天下於忠厚者也春秋而降世祿廢井田亦廢士人輕去其鄉而立廟之制隳矣及唐如郭子儀顏真卿田宏正烏重允勳臣貴族始立廟或奉勅建之或令史官爲之辭士人格於分不得與

其或力能自致無待而興庀治棟宇亦名祠堂不敢言廟然非深露濡霜隕之恩邇水源本本之意篤於承先啟後者莫能奮起而爲之也距常熟縣三十里有鄉曰唐市殷氏居此十三世矣族姓鱗衍世以孝弟忠信爲教殷君崑蘭承其祖廷襄公之志擇市之東建屋四十餘閒肇於乾隆五十年成於五十八年前爲門進爲廳事族人合食之所也又進爲祠奉高祖南麓公以下四代栗主而始祖華一公居其中祠後有室則收藏祭器服物其旁列屋以御賓客凡庖湍之所悉具春秋享祀宗族咸集一本之親久而勿懈詎非所謂能孝者歟先是廷襄以仁厚聞於時善治生沈文憲公稱爲勤不失時儉不耗物者也又君出爲叔父後母張孺人年十九守節奉姑以孝迄今三十餘年有司將請旌於 朝蓋祖德壺

範卓卓如此而君復以孝弟忠信繼其後無待而興通追來
孝將見繼繼繩繩俾昌俾熾豈惟殷氏一家之休所裨國
家教孝之治者甚鉅因如其請而記之刻置於祠壁以示鄉
人且以爲勸

楓涇王氏祠堂記

楓涇在青浦縣西南四十里有湖蕩以限之故今屬浙江之
嘉善縣境是爲吾弟四川鹽茶道南明所居南明與余族望
同出太原屬疎服盡不能攷行輩然小余七歲故自少以兄
事余余在四川參軍事南明時爲成都縣知縣嘗謂余曰吾
始遷祖富一公爲茂才應聘主講白牛書院因遷楓涇蓋十
有三世矣世以耕讀爲業孝弟忠信爲教子姓鯁衍間有達
者皆荷先澤之貽小時侍曾王父庭殖公常以未及建祠爲

念今方爲縣令力淺且軍事方殷又去江鄉六千里又無可任其役者有願未能遂也閱二十六年南明弟映川由雲南平彝知縣乞養歸乃屬以興築之事始於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秋而祠堂始成其地在所居之東其制凡四進前中爲門左右以樓司門者進爲廳事以合族人又進爲堂以供族食之地又進爲堂上有樓奉四代之主其廣皆五間左右皆翼以房序其祭以春秋拜跪醕獻牲牷酒醴一從徽國文公之書嗚呼南明之任成都也時值王師戡兩金川羽檄旁午南明夙夜勤奮積勞六七年由令而牧而守漸至通顯旣而西番科爾喀之役則又馳往打箭爐徼外督理餽餉以迄於歲事故益蒙

聖天子之知歷擢川東巡道以至今職且賜戴孔雀翎用

示 優寵而三代皆封中憲大夫如其官茲者三年大計卓
異入 覲將復膺 特達之知被不次之擢且得請假歸鄉
肇舉焚黃令典瞻棖桷之方新薦鼎俎之有秩率是宗人踰
踰濟濟通追來孝以成祖父未成之夙志顧不偉歟雖然南
明之抱此志垂四十年弄其俸入銖積而寸累之又得其配
胡恭人勤紡績鬻簪珥以爲之助始得潰於有成蓋事之不
易如此舅弟子孫從而祭者思剏造之艱難勤耕讀守孝弟
修而明之擴而大之使孳舟來往者於湖波掩靄雲樹蒨蒨
之外望其巍然翼然誇美歆羨指而謂王氏先澤之貽久而
弗替也豈不益嘉哉故於南明之請記書其緣起俾鑲於貞
石以示後人云

陸氏義莊碑記

君子之學學爲仁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凡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者皆宗子之職所不
得辭况一本之親出於祖宗同氣者歟蘇明允言情見於親
親見於服服盡則相視如塗人原其初實爲一人之身則幸
其未至於塗人也宜聯屬而賑卹之是以古有收族之道焉
蓋古之仕者位高祿厚分所餘以及族人如晏子所云推君
之賜三黨靡不被其澤降至六朝臧肅范雲輩猶有其風然
祿止於生前暫而不可以久故欲爲久遠之慮莫如義莊吳
中陸氏代爲望族自唐甫里先生龜蒙至明尙書公禮瓜綿
椒衍其後益繁於是我友豫齋本其仁心建橋梁施醫藥衆
善畢舉乃修甫里先生祠復出田五百畝設立義莊不以財
自私不以力自解上承先志精詳周摯非大同無我好仁而

能若是乎義莊始自范文正公錢公輔紀之謂是親親仁民
仁民愛物之遺元明以來倣者相繼而起而綿延於後世者
絕少蓋仁有餘而義不足也豫齋旣立義學以訓子弟凡不
孝不悌奇袤賭博及淪於賤業蕩廢遺產者皆不得與於振
卹卽瞻族之中寓勸懲之至意於是陸氏義莊將與范氏同
揆垂於永久而子弟率豫齋之教推廣其仁寧有涯量也哉
豫齋抑然退然不自矜衒予故取錢氏所謂仁者兼明其義
著立制之盡善以激發其子弟俾昭於貞石云

蔣氏祠堂碑記

出錢唐門幾三十里爲西溪西溪又西有南北兩蔣村中居
民多蔣姓自宋已然見於咸淳臨安志中其來久矣北蔣村
之旁名調露鄉屋數十楹望之巍然翼然前有門中有廳堂

兩重後有樓則蔣氏之家祠也蔣氏自居錢唐世有聞人其先有孚順孚惠孚祐三公遭方臘之亂能率兵以衛其鄉里又常出粟以濟歲之飢故其歿也封侯立廟奉爲明神然其譜牒不傳故其祠以七世瑞公者爲始祖而子孫次昭穆以附焉其經營而未成者則爲又曾君諱元久卜地鳩工竭力營造始終任其勞者則爲巨堂君諱樛奔走而襄厥事者則爲範菴君名模快亭君名楹敬詹君諱枻滙川君諱灝望民君名法建於乾隆五十七年迄於嘉慶四年乃克成之而巨堂君已先卒其子炯具事畧來請撰文以記其事按事畧祠之制廳以會族人堂以合族食樓以奉粟主祭以春秋灌獻拜跪之儀一遵家禮族人共助田一百五十畝巨堂君配姚孺人又出私帑奩具置田三百畝供祭祀飲宴之需且以助

族中之貧而不能舉婚喪者於是蔣氏祠堂之規制燦然畢具矣夫古之卿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通都大邑輦飛鳥草者往往相望里人侈爲美觀比三四傳而子孫降爲皂隸祠屋亦淪草莽間何可勝數蓋由其後不才不學故未及久而遽墮也今蔣村居傍山臨水村落環抱風俗淳古而蔣氏尤以耕讀爲恒業間以樹藝雜以漁釣桑麻松竹之間無紛華游冶以誘其嗜好來游者如入畏壘之鄉華胥之境建德之國而蔣氏又能尊祖敬宗爲承先合族之舉教之以孝友睦婣任恤將雲初之蕃衍生殖之富有久而逾盛可知已炯兄弟三人長杰次煒炯第三才而能學尤以詩古文名於兩浙云

修慈門寺碑記

天地之生人生物人之所以爲人皆本於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惟君子也擴而大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推其餘及於鳥獸由是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功足與天地參堯舜之仁暨昆蟲草木上下咸若其被於樂者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以應之職是故也蓋人物與已生本一氣爾以天地視之皆吾同胞也域於血氣形質於是已見以生因已有欲因欲有私而無我之本亡矣漸至伎求爭奪殘刻戕殺之害並作而不可制也聖人憂之不能遽返之於仁而先助之以慈慈者父子之所以有親雖凶狠慘虐未有不愛其子知我與人同爲天地之子天之愛斯人也至矣其忍互爲戕賊與我愛我子人亦愛人之子又忍戕賊以自快其私與慈之說行君上嚴不嗜殺人之戒卿大夫守保赤誠求之

訓然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風俗以成大道之行也
與三代之治鮮不肇於此昔之言仁者曰寬曰善曰惠未有
言慈者言之始見於禮記其後道德經云我有三言而寶之
以慈爲先而桑門教人爲慈尤詳切廣博下至蛄飛蠕動無
所不到頗恨其說時垂戾於聖人然耳目口體諸欲于我無
與焉罇罇以愛人利物爲本蓋深合於克己爲仁之旨是以
雖有凶狠慘虐者往往藉此以稍戢其于吾儒仁慈之說蓋
不爲無助里北有慈門寺歲久而圯僧某某等斂貲以新之
且告曰寺舊無記願志其所以名余於桑門之教未有得也
乃以聞於吾儒者告其徒且使鑱之於碑云

大崇仁寺五百羅漢記

佛書言聲聞四果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

其與菩薩摩訶薩良有別矣然楞嚴二十五無學如橋陳那
摩訶迦葉等十四人皆成阿羅漢道及所說圓通乃與彌勒
普賢實無優劣蓋離欲無諍人中最爲第一其爲人天崇奉
宜矣阿羅漢之傳於世有云十六者有云十八者有云五百
者有云八百者有云五千者蓋猶佛之稱七大菩薩之稱八
大曼荼羅義之稱十七聖栴檀海佛及弟子本起之各稱五
百因時以立數也而五百之名最著宋乾明院是以有尊號
之文著於釋藏昔蘇文忠公作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蓋塑
像之來舊矣宋南渡淨慈寺僧道容塑五百羅漢作田字殿
貯之近靈隱雲林寺亦有塑像是豈徒費搏埴工藻繪誇殊
形異狀之勝哉惟使十方衆生翹誠悲仰發菩提心生正信
心而已矣西安城西大崇仁寺於隋爲濟渡寺於唐初名靈

寶又名崇聖年久頽廢甚中丞畢君旣撤而更新復倣淨慈之制設像建室以居之至甲辰夏月訖工而歸余爲記或曰佛書諾俱羅與其徒衆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宕於關陝無聞焉曷爲而建此堂余以爲阿羅漢能於國土從佛轉輪故其衆千二百五十人常與佛俱是佛所在卽羅漢所在況其應身無量又未可以國土限明矣我

皇上精研梵筴深入佛智於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築抵樹園獅子窟諸勝以奉五百應真人天環拱普攝三千大千世界中丞於是時也踵而行之不亦宜乎落成之日來游者益衆喜中丞之能復舊觀又爲都人士新耳目得未曾有也故著羅漢之果位與五百之緣起俾翹誠悲仰者有以覽焉

西安大興善寺重修轉輪藏經殿記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而孔子因百二十國寶書以成春秋蓋書之薈萃藏弄上古已然自六經之後散爲諸子百家經劉向父子校定而藝文志因之著錄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餘卷隋書經籍所錄又幾倍之至於唐宋著述益繁今統計之存者不逮百分之一豈其餘皆不足存歟抑作者難傳者不易歟攷漢以來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閣又遣求書之使分校書之職其儲之也外有太史博士內有延閣祕室蘭臺東觀及仁壽閣文德殿華林園觀文殿諸所搜之不爲不力聚之不爲不專至於士大夫之藏書者自張華杜兼韋述以下章章可攷幾五六十家而古書之傳往往逾時而失之究其故蓋未嘗旁搜博取合經史子集四部萃爲一書復鑲之版以流通於世故遺佚如是其

易也若釋氏不然大小乘經律論爲數至四千六百六十卷其徒或歷數萬里挾以入震旦或閱數十寒暑而往求焉比其得愛護如頭目腦髓藁而藏之著其時代標以譯人姓名又以支那譌述隨時增入其徒既自書寫剗剗復巧宰官長者居士助之且聳動世主爲之鏤刻分貯於名山古寺故兩漢魏晉五代暨唐譯出之經無有遺佚者視吾儒之書寢傳寢失豈可同日語哉夫吾儒經術文章之士多出於中原非若印度身毒在西南絕徼之外必梯山航海冒危險歷流沙積石而後可得之也篆隸之後繼以楷書因文考義智愚共曉非若西天梵字必法師重譯執筆潤文而後可讀也而遺佚若此全備若彼是吾儒之好古較諸釋氏之寶護弗如遠甚明矣西安大興善寺瘞自晉初盛於隋唐間仿西竺之制

建轉輪藏經殿有前明萬歷間勅賜藏經 本朝雍正十三年新藏成又以 賜之年久殿圯輪亦敗壞經有被風雨塵沙所損者中丞畢君屬同知徐君大文新之以乾隆甲辰冬日落成經言於一切經能書寫受持功德無量况取大藏而覆庇之俾其永無失墜世有義學沙門庸以窺見佛乘之全功德不尤偉歟雖然身爲聖人之徒而其於經典也篤信之固執之乃不如緇衣白足世之見斯文者必將皇然而愧蹶然而興爲久遠寶護之計庶四部之書嗣後無或有缺佚不全之憾乎余之爲記蓋非獨爲釋氏導揚已也

重修清華閣記

吾鄉圓津禪院剏自元至正間蓋梵刹之小者明季僧語石始以善畫工篆刻聞於時卽其居拓而大之築亦峯居漕溪

草堂墨花禪息躬室清華閣諸勝而閣尤爲名流賞詠蓋禪院能收湖蕩村墟之景而登臨游眺閣又爲景之最焉閣之初建歲在康熙乙未時里中陸孝廉慶臻著爲十二景陸侍御祖修王給事原咸有詩文以述之年久而燬閣數十年僧振華偕其徒慧照修之凡用錢二百餘緡始復其舊登斯閣也西自薛澱湖東至三分蕩皆微茫隱現於雲樹之外而村落之疎密漁舟商舶之往來得一覽而盡之侍御給事之所稱豈誣也哉余嘗怪吾郡世家名族子孫習皆跡怠佔畢不及數十年所傳法書彝器蕩然無能守者屋宇亦易諸他姓其於肯堂肯構者謂何及入圓津禪院花藥翳然鐘魚如故明季以來東南士大夫之書畫盈箱積案藏弄無一遺者自語公以翰墨擅長迄於慧照凡六傳皆工畫佐以篆刻而於

前人屋宇又能興復如此可不謂賢歟世家名族之子孫失其世守寧不過此而增媿歟振華重建蓋在壬寅癸卯間先屬錢詹事大昕以八分書其額而邵明經玘賦之又索余爲記以繼陸王之後余遠宦黔荒諾之而未果今慧照重趺三千餘里至京師請踐宿諾益勤因書是以貽之歸示鄉人子弟其將有感而自好也閤之形勢與四時景物已詳於侍御給事之詩文故不復紀云

慈門寺新修鐘樓碑記

慈門寺在吾鄉東北隅殿左有樓巍然巨鐘懸其上樓之高以尺計者凡六十二鐘之重以斤計者凡一千五百撞之間二十餘里蓋用以警覺羣生興善止惡然樓爲明崇禎初建歲久畝側不可登鐘亦置而弗叩費鉅工繁數十年來莫克

舉其役今同鄉善士謂名利不可不修慧命不可不續爭出
檀施購巨材鳩良工斥其朽蝨黯黮用銀二千數百兩奔走
勞勤閱三月乃潰於成惟古樂鐘以立號是爲金聲徑圍有
定制掌於鳧氏者獨詳其懸以簠筥崇牙則大不出鈞重不
過石三代以降乃有千鈞萬石之稱而釋氏遂取以爲用其
於鼓鉦舞銑亦多不諧經義然立號動衆與古無殊蓋釋氏
以此方教體清淨在聲聞故將擇圓通第一先勅睺羅擊鐘
使驗聲塵聞性之有無無上方便以一音攝效見於法藏經
感應記諸書是以鍵椎之用惟鐘力爲最大今斯樓之修崇
閱堅固具濡木復令僧主之以其時而考擊焉吾鄉人戶不
下數萬且寺瀕溪船往來日以千計風晨月夕大聲隆隆隱
隱震於空虛則凡雞鳴而起夜氣猶存疇不肅然而醒皇然

以思止惡而興於善於吾儒警世之教深有裨焉故於傾頽之久修建之勤詳舉而記之以示後來若夫董事者姓名暨善士檀施各數別勒于石不復詳載云

湖州下昂村清遠橋記

狀吳興風景之美者曰水晶宮曰水雲鄉不如山水清遠一言盡之歸安縣治南三十里有村曰下昂溪曰昂溪橋曰松雪蓋丁君杰之所居癸卯春余客武林君自都門歸數來見一日請曰杰里人重葺松雪橋將落成矣更名清遠願有記也余問故君以圖示曰下昂之名村也不知所由來或曰蓋夏王之訛今去村西北十數里爲烏程之杼山昔夏后杼常至其地故名然烏程自有夏王村在杼山東北此何以稱焉或曰元趙子昂故居曰蓮花莊曰松雪齋在府城其別業則

在是村村東南隅有松雪庵故松雪樓址也庵西二里許有蓮花莊存焉以城爲上昂故此爲下考上昂之名不見志乘且子昂詩文無松雪樓獨村西南隅有趙家澗其在西北者曰北趙家澗趙氏寶聚族焉豈子昂之支裔歟村民二三百家不一姓有溪水上承餘不溪自南來逕松雪庵前東一支豬爲潭其深百尺曰日暉潭其經流迤西北折逕庵右翼帶兩小瀆又北逕方家灣涵泓渟蓄折而西舊有柳溪西南來絕流而北今湮塞又西逕排沙灣柳溪別支入焉合流數十步渠脈廣深淪漣淼漰成巨港港曰月華霽秋皓魄水天一碧溪水又西逕趙家澗北其西柳源上流與蓮花莊諸渠首受北流水來自西南過之使北逕村尾芒鞋壑西北趙家澗東分三支一支東流繞村後合日暉潭水東北去一支少北

東逕後莊南復岐爲二一北出一東南行夏盈冬竭溪水經
流迤西北逕蝦蟇壑東後莊西入後莊溪合北流水穿衡山
脅復與餘不溪會土人所謂昂溪者也村腹民夾水而居舊
立二橋東曰望暉西曰聽月右港左潭如在肘腋趙家漚阻
柳溪別支亦立二橋東達於村獨北趙家漚在昂溪外前抱
巨港後枕深溪四面臨流冬涉苦之歲乙酉趙氏子姓與他
姓雜居者謀曰盍橋之衆鼓舞欣焉爲門者三版覆其上旁
植大木扶之杰題以松雪蓋襲舊聞也今是橋重葺盡甃以
石易其顏曰清遠庶幾無誣昔人矣乎君又言府城蓮花莊
西有清遠潭上有清遠橋潭今涸橋在平地今吾村之橋高
三丈長再倍之廣殺高三之二焉爲諸橋冠漁莊蟹舍遠近
參差西望村山隱見林表南盡天目北極蒼弁出沒煙霏霧

謁中移清遠以號之尤宜余與丁君約他日游茗書取道吳興與君訪松雪齋故基復放舟潯溪往來日潭月港間領畧山水清遠之致天然圖畫盡在目前子昂有知其亦將雲車風馬往來於此也已於是舉丁君之語以爲記鐫諸石以示來者俾知橋之所易名爲能據吳興之勝云

韓孺人畫像記

袁子廷禱弱冠其母韓孺人歿年僅四十於是袁子痛其母之早見背也旣具事狀丐禮堂光祿爲傳而以孺人畫像屬余記之余攷孺人生平事柳村君以敬佐汪宜人以順育子以慈以教於古詩書圖史之云蓋已無愧矣其始也佐理家政克勤克愼則人誦其賢繼也茹荼集蓼撫孤成立則人誦其節賢節如是宜其獲享大年受子姓安養起居之報而年

不逮其壽命不稱其德宜袁子椎心泣血冀表其母之徽美
皇皇焉不能自已也昔伊川程子謂畫工所傳一髮未當卽
不得謂吾親而溫國文正公亦以其非古不載於書儀且圖
像之畱雖孝子慈孫什襲藏之而蒸鬱之所黝絹素之所驅
往往未及百年漸至蠹敝若夫劉子政范蔚宗所傳列女昭
於經炳於史自周秦以來其名益著勿衰洵有不緜年齒不
待圖畫而傳者今孺人旣得其可傳者矣奚復沾沾於是哉
雖然叔先雄之孝郡縣圖像於碑皇甫規之妻後人圖畫號
曰禮宗蓋像者象此者也精爽於是憑焉孝子之於親思其
居處思其所嚆手澤口澤之存且爲之悽惻愴愴况卽音容
以思笑語者歟絲是像也曩昔挽車提甕之勞釵荆裙布之
素與夫負書畫荻之教皆顯顯如在目前悽然肅然必將日

引月長而勿替伊川溫國之說豈足以盡袁子之心哉余又聞之明初葉士綸之母以貞稱部使者索公廉知其狀趣州縣具文書吏以年未五十援例辭索公詈曰有婦玉潔如此乃欲拘例耶卽爲按覆以上中書表其閭其事具宋文憲集中以孺人之賢節焉知無索公其人不以年例爲拘特舉烏頭縛楔之典以慰袁子者余固將載筆竢之以示光祿亦必以余言爲非妄也是爲記

記畫

冊十有二幅首幅芍藥以墨汁勾之葉八九若冒風露欲偃者次繡毬枝橫且亞有花二又次鰕魚點以墨暈以石綠貫以葭莢似吾鄉二三月罍師出市狀次枇杷顙六方熟疑可采摘者荷花尤絕奇兩葉作微卷一葉裂花半出其中次雁

來紅次甘蕉雁來紅一名西風錦葉老寒露下作薦紅色其
殘蕉縷縷然風曳之殊有蕭颯意又次桂又次以青蘆十數
葉旁郭索方爬沙欲上望蓼穗醬之又次菊有兩花橫斜寥
落若高人偃蹇而臥也又次雁二一延頸鳴一昂而迴顧與
前鰕魚皆工意不工似末幅芋魁二菰本一芋芽渲微紅而
菰葉青青如始鴈者焉畫師淮安薛懷蓋邊頤公壽民甥得
筆法于其舅所題詩及詞句俱工頤公畫余家有之是冊亦
虎賁中郎之似云嗟乎之數者皆吾鄉田舍籬落間物農人
野老習見之不以為異而余自辭江湖落塵土弗獲見者殆
十五年今閱是冊如遇故物焉如游故鄉焉喜而繼以悲爰
書以志之

屈季超刻印記

往虞山屈秀才季超善篆刻常舉蘇文忠公詩出處依稀似
樂天句刻以贈余余惟白文公清才曠識獨絕今古翫然不
敢當爲置篋衍者久之然考唐志刑部尙書正三品侍郎正
四品文公於太和元年以蘇州刺史徵拜祕書監轉刑部侍
郎七十一歲以尙書致仕今刑部侍郎正二品余年六十四
歲爲侍郎又三年 誥授光祿大夫階一品與文公官職相
上下又考貞元十六年文公二十九歲以第四人及第三十
二歲授校書郎余以三十一歲成進士候選知縣三十四歲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舍人三十六歲遂直軍機處典司
諭旨視文公以五十歲知制誥較早十餘年又元和三年
文公由盤屋尉召試進士取蕭澣第一至 年爲制策考
官余於乾隆二十四五五六年間五次充同考官五十

七年順天鄉試充副主考官則校文又同也文公自三十九歲除京兆參軍丁母喪後又貶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及五十一至五十五歲爲蘇杭刺史余自四十六至五十三歲以吏部郎參演蜀軍事則歷仕又同也文公授侍郎後甫一年分司東都而余以五十三歲任鴻臚寺卿歷通政使陟大理寺卿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未一年出爲陝西雲南江西按察布政司使人爲刑部侍郎今以精力日減不能勝任懇恩致仕計其年亦與文公相近也寒宵無寐檢點故篋得屈君所刻之印因思生平才分實不足以繼文公萬一而出處蹤迹多有相似者蓋屈君之語不誣然君年少而歿已墓有宿草矣因作絕句三章以志懷息并詳記之如此後有君子當與我同感也

雙林寺硯記

庚辰秋日過琉璃廠見石硯一長七寸有奇徑五寸少弱歲
既久磨墨處凹二三分許以百錢售之歸揩磨濯洗漬垢悉
去視其背有雙林寺記及居山之寶八字字不甚工頗麤樸
可喜蓋緇衣以意鐫勒故不如篆刻家之工雅爾考雙林寺
有二一在東陽卽今義烏縣傳大士捨宅於松下建寺因以
樹名徐孝穆集東陽雙林寺碑所云乃於山根嶺下創造伽
藍因此高柯故名雙林寺也其一在江西南昌府靖安晉西
域沙門竺曇過此稱其山水似西天婆羅雙林間如來說法
之地遂開山創寺唐柳公權爲書門扁李端寄廬山眞上人
詩白雲山上宿雙林蓋謂是也義烏之雙林至宋治平二年
已更賜名寶林禪寺則此爲南昌之雙林無疑然按其石質

之剝損蓋亦已三四百年物矣昔灘哥石硯爲房相筆授楞嚴所用宋文憲見其搨本猶爲歡喜讚歎况是硯傳闕招提積有年所以余早衰且病退朝之暇歸心佛乘而是硯適落我手月夕霜晨用以疏鈔教典豈非勝緣所屬其視在蘆菴林中伴禪燈而倡粥鼓寧有差別也哉九月望日記於京師聞思精舍

竹爐記

余少讀懷麓堂集知惠山竹爐蓋九龍山人王孟端所製也壬申春經無錫入山始於僧舍見爐并見孟端之畫筆墨蕭蕭雲木蒼潤跂其逸致掩卷久之後二十八年己亥乞假過此適願觀察光旭方家居邀余游寄暢園登閣復見竹爐祝然如夢寐觀察言山下工人有能仿此者庚子隨輦南行

觀察遂製以爲贈未幾出按江西寘於官署之梅花書屋族
子宜爲麓臺侍郎曾孫工山水因使圖之以成二妙余今五
十七多病或他日丐 聖恩歸老吳淞再過惠山攜是爐試
第二泉雖不敢媲美前喆亦庶以償夙願焉

春融堂集卷四十九

青浦 王 昶 德甫

記三

畢雨稼行旅圖記

右圖一卷畢雨稼先生狀其旅行作也先生少以詩詞名于時秀水朱竹垞檢討華亭高查客上舍皆與爲交游曝書亭集有勸畢子飲酒及飲二十杯腹痛詩又章豈績有題畢載積畫竹卷載積先生兄也先生工書得顏魯公李北海行楷法余嘗見其詩十餘篇及詠梅竹影諸詞風格亦在竹垞查客間今求之士大夫家已不可復得先生顴微赤面目疎秀如畫此正其四十餘歲像也蓋嘗兩游京師一適晉再入閩因有是作嗟夫人固有跼伏鄉里讀山經地志暨昔人游記

所狀山水奇崛幽麗恨不宿春糧負襆被徜徉乎其間以爲
人生當作萬里游何苦低首甕牖以自悶抑其意氣余曩者
所見亦然及甲戌入燕自燕入齊踐鄒嶧涉汶濟徑乎泰岱
之麓車輪歷碌軒輊黃埃坱起集眉目間如土偶日炙背揮
汗雨下煩渴不得飲始喟然太息知行路之難今圖中村莊
罨靄榆柳翳如溪山悉清遠可喜意覽者將深有樂乎此而
孰知先生蹇連不得志終登頓于車馬間以老也可不嘆哉
先生名大生予同里人無子嗣一女適葛氏氏生一女爲予
再從子棟婦是圖葛氏所藏因來索余記余悲先生窮老以
歿僅六十餘年而當世罕有知其名者久之恐遂湮佚因舉
其生平大畧附著于斯記圖中僣從四騾二馬三鈴馱五絹
長三尺二寸高九寸

汪文端公松泉圖記

少師汪文端公以文章道德受

聖主不世之知某鄉試座師夢午塘王芥子兩先生皆出公門下及在軍機處與今副憲君同直是以知公文章德望益詳公於乾隆壬申侍直之次

皇上親灑宸翰書松泉二字賜之公因取以自號又屬董文敏公邦達及李太常世倬蘭陵布衣張治圖之寫像於其上蓋一以侈君賜之隆一以表生平所尚也或謂公身名在日月之表聞望在斗杓之地而顧取於荒蹊寂莫礧礧無人之境聽松風而友泉石以自附於高人逸士之爲者何居吾聞古君子之自處也窮居而不損大行而不加謝文靖鎮定危疑而寢處有山澤間儀徐簡肅參掌衡石盡心奉上而

欲以種樹穿池少寄情賞至如裴晉公之綠野司馬溫公之
獨樂其旨寧有殊哉公生於天都清曠之區長於西泠烟水
之地一旦蒙 上之賜而悠然發松石間意詎不宜歟且公
仁知之好深矣應制視草政事填委而蕭閒沖淡無撓於世
累所謂人視朱門如游蓬戶者雖境無松泉無適非松泉之
致也而又何疑焉昶以甲戌應禮部試芥子先生帥以見公
訓勉之者甚至及蒙 恩賜中書舍人午塘先生又先以昶
生平所學言於公將使預軍機之直比至都而公先歿矣今
展公之圖仰公之儀像其從容和厚文章道德之氣猶洋溢
於楮墨而計騎箕之歲忽忽已三十七年風範如新哲人久
萎可勝悼歎歟因副憲君之屬相與泣然而書其後云

陶然亭雅集圖記

乾隆丁酉六月十一日徐子尚之錢子獻之王子敦初胡子
元謹金子振之張子鄂樓宴朱編修竹君及余於城西陶然
亭亭旣高敞諸子譚藝道古聽之灑然時方暑若不知炎歊
之被于體也日暮雷雨將作益涼于是分體作詩鄂樓又令
善畫者繪以爲圖古來嘉會多矣獨晉之蘭亭宋之西園好
事者爲圖以傳天下世說右軍間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
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考崇父子以刦盜富極園林聲
伎飲饌之盛性淫而好殺又與潘岳輩諂事賈謐有志節者
方羞與爲伍比崇適足爲恥奚以喜爲右軍度不出此殆傳
之者妄爾然蘭亭二十六人安石與公子猷之外不甚著聞
實不足比于東坡諸君子好古多聞博學絕俗可爲百世師
也傳不以地以圖在人惟諸子勉之爾尚之名書受武進人

元謹名量長州人鄂樓名彤烏程人皆余門人獻之名玷嘉定人敦初名復秀水人振之名紳仁和人余同年之子也

授經圖記

同年韋君約軒出示授經圖一卷中依石而坐容色晬然足爲君尊人鐵夫先生其垂髻倚側而奉書者則君也蓋君家傳經已九世矣是時君年方十四爾于是君屬余以文記之余維孔子沒兩漢經師莫不各仞其家法臨以天子公卿之問難莫能奪也其一家父子祖孫相授受者尤衆易則汝陽袁氏會稽虞氏皆五世書則魯夏侯氏五世千乘歐陽氏八世見于兩漢書暨經典釋文不可勝紀也蓋古之學者讀易如無詩讀書如無春秋又于一經中顓守一說歷數世而不變是以立志也定而爲說也博且精後世藉以取科第往往

一人之身促數更易其所誦習又以爲姑不悖于制義已爾故經術益衰卒于弇陋荒蕪而不可詰也豈不宜哉先是君嘗繪圖勗其子孝廉君俾余題詩于左余爲深著荒蕪弇陋之弊務斲所爲博且精者今復閱先生是圖則韋氏之窮經猶有兩漢經師之遺則歟先生一老貢生晚年泅歷學官不以冗長自廢行事卓卓非家世窮經之效歟韋氏九房在唐最爲著姓多以文章勲業聞迄于貞元元和間彤及公肅又以習禮見重於容家觀其辨祔祭議寢園兩漢經師不是過也君承先生窮經之教迄今幾五十年其間出典行省入直館閣旣已有聞于世矣而孝廉君復以通經繩祖武將見族姓之盛媿于唐而家法之傳上擬兩漢不亦休歟圖長三尺五寸博一尺高梧深柳老屋數椽稱其爲經師所居云

大樹山房圖記

大樹山房冊子蓋余君元亨圖其故居也君以名孝廉宦游雲南馳驟功名者二十餘年已而官蜀中以憂回里去年中丞譚公聘主五華書院君著書窮經之外未嘗一日忘故鄉於大樹尤切故爲圖以表其志云嗚呼古以大樹稱者多矣姑不具論曩時緬甸跳梁大兵進討大學士傅公爲經畧公見騰越人家竹樹蒼翠叢密因除地築室其下名曰大樹園余作詩紀之蓋時君綜理軍須所親覩者迄今十八年傅公薨逝久矣園亦化爲榛莽蓋世事白衣蒼狗不可把翫如此孰與君之大樹吟風雨傲霜雪樹與室久而無恙乎曲轅櫟社之木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櫛以爲柱則蠹無所可用是以其大百圍而絜之可以蔽牛商邱之木拳曲不

可爲棟梁啗其葉則爛嗅則使人狂醒是以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若君之昔從事於軍也兵數千隊牛馬數萬頭糧
餉數十萬石徐而晰之分而治之秩然井然各獲其所俾經
畧倚如左右手可謂不材無用者乎而君終不欲以自炫其
材是君之宦游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已矣今君辭講
席歸休乎故居彷徨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乎寢臥
其下斯樹也當如楚南之冥靈上古之大椿以千歲爲春秋
彼曲轅商邱何足與倫比歟余別君十餘年復來於此年益
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見舊時草木輒有攀條流涕之感蓋
庾子山所謂火入空心膏流斷節者也故覽君之圖益有感
焉雖然君爲政所至有惠聲君能忘世世未能忘君其又將
以大樹爲甘棠也夫

游珍珠泉記

濟南府治爲濟水所經濟性湫而流抵巇則輒噴涌以上人
斬木剝其首杙諸土才三四寸許拔而起之隨得泉泉瑩然
至清蓋地皆沙也以故不爲泥所汨然未有若珍珠泉之奇
泉在巡撫署廨前螯爲池方畝許周以石欄依欄矚之泉從
沙際出忽聚忽散忽斷忽續忽急忽緩日映之大者爲珠小
者爲璣皆自底以達于面瑟瑟然累累然亢倉子云蛻地之
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觀于茲泉也信是日雨新霽
偕門人吳琦楊懷棟游焉移晷乃去濟南泉得名者凡十有
四茲泉蓋稱最云

游龍泉記

余以己丑正月抵永昌適有幽憂之疾閉戶却掃鄙令奚君

寅太邑令仲君鶴慶來告曰子曷不游龍泉泉在太保山之陽廣二百餘丈修倍之水瑩然見底其底布以沙沙往往作金色泉遇竅則升于水見水如千萬珠纍然散漫而上魚淦荇藻閒凡數百尾若行空中鱗之界鬣之紋皆得以一二數上爲屋三楹縮以版下可掉小舟通也屋之右爲橋宛轉以屬於池中之亭登亭以望則人烟之杳靄山嵐之層疊可覽而盡也楓櫛檉柳雜植碕岸蓋吾自入滇而南未始見有如是泉者余心趨其言會赴騰越不果游十二月師旋又閱月將還京師於是召朋侶挈酒榼往游焉至則水之澄泉之濫風景之幽異一如奚仲二君言泉一名易羅池稍西有龍神祠又有屋以祀自古忠義之士云

近華浦游宴記

乾隆庚寅春定邊右副將軍阿公襲服緬甸旋軍雲南省治
將朝于京師會有旨命公綜覈軍實巡撫明公乃以暇日
率其屬錢君受穀等餞公于近華浦浦爲滇池上游九十九
峯水瀦焉以近五華山故名其廣數百頃烟水彌望繇浦而
東有寺名明公於是置酒大合樂酒半登舟謳者隨之
維以緋纒緣堤上下自午至夜二鼓乃罷賓僚懽洽隸卒飽
飫氓庶闐溢喜踊二公皆樂甚翼日錢君屬爲之記惟緬甸
劫衆阻兵弗靖六七載公以總督督軍事時餉餼十餘萬巨
二三十驛弗絕男女任負顛蹣則憂蜀黔之卒調戍邊徼瘴
雨毒霧觸冒僵斃則憂進屯蠻蕃軍士擔舟具跋涉泥淖他
他藉藉則憂經畧渡江以西路險阨軍士多相失在後賊方
挾孟養酋爲抗拒計且蒼蒲蠻岡閒有伏莽則憂賊柵官屯

守之我軍闕地道築礮臺舉烈火環攻未克下則憂茲者緬渠震動難竦函書丐死具告

天子威命永底南服烽燧不驚畊鑿如故公于此時所然引滿固宜古大臣撻伐功成其還朝有圭瓚和鬯之錫其旋師有鏡歌奏凱之樂吉甫之征伐玁狁也來歸自鎬飲御諸友然則公之燕衍於斯詎有好樂太康之戒歟仲山甫受命城東方自周京至齊其地僅千有餘里爲時亦非有積歲月之久而吉甫作頌乃云式邁其歸以慰其心說者謂賦政于外雖山甫之職而保王躬補袞闕尤其所亟吉甫知之故言邁歸以志慰今公夙以尚書領宿衛久掌機密身雖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邁歸而入禁林固所夙夜以冀者明公茲餞蓋吉甫作頌之旨所以慰公心者至矣非獨釋憂而宣樂已

也既作記且仿昌黎汴州水門之例系之以詩其辭曰

汴河之江導源昆明其瀦百頃近華以名公之來游言載其
旌以樂我樹藝以偃我甲兵一惟緬人弗虔惟逋逃是淵屢
討弗迪敢侵我邊我邊我田我粳我屬奉

天子命作我戎旃如雷如霆如山如川歷此醜虜殄其樓船
因輿而降曰肆赦是宣二國恩既宣大師既旋滇之士伍
投刃歌舞滇之亞旅載筐及筥徹我南土惟蠻夷以無侮三
昔也陳師載渴載饑今也式燕孔惠孔時何以薦之羊羶熊
腍何以侑之考鼓吹卒岸有鸞鷟澤有菰蒲維暮之春雜花
始塲二公顧之偕民以娛四緬之未寧共武是崇緬之來庭
保釐是庸克亂厥中克成厥終俾大猷會覃及羗戎莫高匪
山莫浚匪池猗歟樂豈千載是思

游雞足山記

余二十年前讀藏經云摩訶迦葉於世尊入滅後持偈金絮伽衣入大雞足山竊慈氏下生異之已讀周氏復俊記益慕其境戊子入滇詢茲山所在言距雲南縣才三舍會軍事亟不得往明年緬人降又明年正月從定邊右副將軍禮部尚書阿公赴昆明會議善後事將還永昌撤兵私念矢是願已二十年不可不償且雲南距山甚邇乃假以往二十日自昆明行夕抵安寧州宿于進士段汝舟家庭有數石高五六寸許瓏玲穿透皆可置懷袖二十一日抵祿豐晴二十二日抵廣通微雨二十三日次呂合遇迤西道博君晰齋明諗以將陟雞足山晰齋喜致書賓州牧屬備輿從二十四日抵普湖二十五日辰刻抵小雲南是爲入山道乃折而西二十里經

雲南縣城出郭新柳初萋柔綠如圖畫菜花豆莢香遍塍隴人家門巷俱引山泉環之四面層崖疊嶺及暮紫翠萬狀抵梁王山元憲宗平雲南世祖封第五子填撫其地故往往有梁王跡焉宿古祠樓上大理守圖君桑阿檄邑令以廚傳至余方齋藜羹菽乳頗飽適二十六日行三十五里抵賓州州城寥落居民僅數百家牧費君承祚吳江人敕供具甚備因輿夫未集弗能行宿于書院點燈進酒如上元風景二十七日行二十里抵牛井街飯于蕭公祠不審何神也後有許遜吳猛諸尊神像蓋江右人所建又六十里始抵山麓夾道松陰如幄巨泉自亭下叢石中奔薄而出合澗水下流過雪陰橋俗名河子孔志稱水從西洱河來又上數里有坊扁曰靈山一會又二里許對面峭壁閒有瀑如匹練下注方池是晚

憩石淙寺借范承勲山志篝燈讀之窗外刁騷淒切疑爲夜
雨詢之乃知山溜觸激及櫛松數十本慘櫛摩戛作聲也二
十八日晨起霧甚出寺里許漸開大覺寺僧招晨飯策馬過
之寺甚幽寂方丈前小池纔二尺許篆烟泉從地噴出盪泉
自山半下注勢猛遏而激之奮迅上出乃成此如烟一縷高
可丈餘裊裊拂松枝旋而墜如雨故一名雨花濟南酌突較
此祇巖俗耳飯畢過西齋山茶盛開傍有姜思睿詩石姜明
監察御史與僧幻空交空有墓志係僞隆武二年兵部觀政
進士曾高捷所誤出山門以北逕明柯坪十五里歷楊黼洞
始抵迦葉殿殿前爲臥雲橋殿後啓窗見插屏峯蓋山中諸
寺之祖庭也自是而上亂石縱橫不復可騎策杖步行西爲
兜率庵過鳳頭峯又西爲銅瓦寺山勢益峻削鑿壁出逕諺

名猢猻梯行人繚繞其間再上登四觀峯則絕頂矣頂有金頂寺前有金殿殿有鼎係僞永歷二年製庭中秋雪至春未融登寺後玉皇閣則西域雪山橫亘天半獨雲霧杳靄徐霞客所謂黃金佛塔不可指識也天風浩浩心魂肅然啜薺小憩而下至華首門仰眎插屏峯者石壁千仞直痕內刻象闔扉然卽尊者入定之所又數十仞上現觀自在菩薩像下有藥眼水及受記泉適番僧在此瞻禮見余掇藏香爲餽余解白絹答之白絹番名哈達番人尚白相見輒以爲祝故從其俗云折而下復至迦葉殿晚飯會華嚴寺僧亦遣其徒來迓遂往夕霏如雨嵐翠沾衣景物清嘉無出茲地右者覽寺後松雲峯裘裊久之會日未沒復趣游悉檀大殿所奉慈氏像端莊圓滿與三十二相不異其次補佛處也宜已登法雲閣

觀大藏經蓋天啓四年敕賜有僧某誓閱全藏不下閣者已五年矣昏黑還歸石淙山中大寺五石淙悉檀大覺華嚴傳衣一日游其四乃與僧約以明晨游傳衣二十九日飯於石淙畢出寺門指西南行松林下皆杜鵑也抵傳衣寺庭前山茶一樹花重臺朶以萬計殷紅眩目幹如藤皆晉晉然而俯僧人以木承之蔭十餘席出中門小池丈許紅魚數千頭游衍瀼瀼云下廣深不可測以是孕育者多遂次歷萬松庵圓通寺小雷音寺萬松正背松雲峯幽靚獨絕從此乃下山三里復過靈山一會回視插屏峯橫截天半喟戀不忍舍也晰齋書來道圖君已檣舟請渡洱海取道大理以歸謀于山僧謂洱海多大風弗可刻時日乃遵舊路午刻抵田院申刻抵牛井夕抵賓州二月初一日行二十五里至金雞村民居頗

盛過此爲五龍壩山山甚峻石嶮嶮硤數武一折久之纔
二十里抵山均有猓獾聚落令從者拾薪作飯飯已循磍下
石勢如前復行四十里抵趙州宿初二日晨雨抵龍尾關雨
甚過天生橋洱海水數道從玉龍關噴出其最急者散如烟
霧并于澗蟲門以下至合江舖凡五十里皆雪浪也暮風寒
甚止一小樓擁爐乃臥初三日晨復雨抵漾濞晴經大覺寺
復雨遙望點蒼雪色及博南雲氣盪塊心目過太平坡冒雨
行亥刻始抵黃連舖有以黃柑南酒餉者把酒聽雨破柑嘗
之味酸甜似橙差大而圓滇人呼爲黃果云初四日辰刻次
天井舖戌刻抵永平夜雨簷聲竟夕初五日微霽山花橋抵
榔木河宿初六日抵永昌嗟乎余夢茲山久矣今乃于萬里
外簞屨筇杖往踐其巔頂顧不偉與抑固與山有宿緣與或

謂人特患無願願既堅矣必獲所以遂是願者佛力果然與
豈以余之顛連危苦天姑以是慰余而使獲是大觀與昔蒙
氏據有六詔別封嶽爲五點蒼及高黎貢皆在焉此山不與
殆以佛祖所栖未敢儕諸秩祀則茲山之尊嚴超迴可想像
得之也已余詣菩薩頂下禮大迦葉影山僧數千指爲余讚
佛余作偈二千言庸以闡演靈蹟摘發奧異屬賓州牧費君
大書深刻於華首門崖下

雅州道中小記

距雅州府治四里聞水聲潺潺然蓋叩水也編竹爲筏浮水
面筏相接處以木亘之維紼纏如筏席五重焉行筏上水汪
然出馬蹠下竹閒疏可以通水而履之若康莊法至善也巴
蜀之間渡水者率用竹故古謂之叩筏徐廣云柞竹索也余

聞汶川西北多索橋法絞竹爲綯穴山趾以貫首尾一橋凡束數十綯經于空中人行其間顛簸心目皆眩暈至有噁嘔者又松潘雜谷有溜索索亦裂竹絞焉兩厓植椿各二高卑各一西厓繫索高椿上則以其束曳東厓屬於椿之卑者其自東而西亦然剖竹爲瓦狀有渡者縛兩瓦合於索上又縛人於瓦上推之瓦循索自高以迄於卑抵岸側則解其縛以行他若財貨器用及嬰兒皆可用以渡渡者如激矢其下石如犬牙與波浪相戛摩而土人殊不爲意其奇詭險怪若此或云卽蜀都賦所云都盧尋橦者嗟夫徼外蠻獠所造作器用大率非中原所經見又聞打箭爐西章谷河夷人用犛牛皮紉於竹以爲船圍二丈餘徑約七尺容兩人渡船行杈枒亂石閒水若噴雲篙師舉篙點之篙善委蛇屈曲無不如意

否則觸石棱率以破敗淹沒云

其二

自雅州至小關山兩山皆壁立谿中石纍纍然若卵若棊若
彈丸若缶瓶甕釜大者若舟蓋夏秋間瀑流怒漲挾石以下
轟訇亂紛排擊抵蕩凡角圭鐫殺焉故其狀若此谿水落人
爲道谿中水漲則從偏橋以行偏橋之制先鑿穴石壁上下
二三丈復鑿穴以楫巨木木斜出杪與上壁穴平舉木橫上
穴中復引其首綴於木杪勢平後固以絙或鐵或竹索兩木
間則施駢木焉寶土布以版如是始通人行秦中名曰棧道
又名閣道楚黔皆有之惟蜀爲甚歲久絙稍弛率跛倚搖蕩
又久者版木朽腐缺處俯見萬石林林石皆槍植劍矗輒背
汗足痺澀不能舉馬蹈其隙顛踣行人墜萬仞下肢肌糜裂

以効若是者壁絕路斷處多有之故其地號至險予以十月
四日過此雨甚遇橋朽腐必下馬以步其上窮崖欹嶂若鵬
鷺若虎搏若熊蹲若豕立牛駭往往摩人頂木千章蔭其石
左右蒙翳甚者若屋若障翳以雲霧晝冥晦有鳥焉噉殺啣
嚙如嬰兒啼下與谿水淙潺相應和是谿也北流入於邛水

其三

越小關山行折而稍南兩益密橋之欹仄朽腐又加險焉道
中騁而蹶者十五六蹶而傷若損者十二三予時時下馬衣
製控以行故得無恙嗟夫予騎行天下蓋萬餘里矣惟侍從
爲最穩 鸞輅將至地方有司除道刮泥淖理輦确砥其窠
窿而治之實以赤堊其平且直如砥然甲申春從 幸田盤
將止舍與員外郎汪君承霈竝而馳以馬蹴輶墜丁亥秋從

幸木蘭過博洛河屯在馬上指山色語形勢向背忽顛而
下同行者不知所以然也已丑從軍出銅壁關由野牛壩而
蠻暮山蠻暮而新街而老官屯雨久泥淖沒馬腹淖下樹根
絡叢石如網然其上藤之懸木之倚篋笈之蒙密又與頭目
肩脊相觸礙險眎此倍之行數百里卒無顛仆患豈信工于
騎哉坦途易忽險地易敬敬則無虞而忽必有失理也凡處
險之道二在見險而能止若不可止受之以需需非怠緩之
謂蓋敬慎也需之象故曰敬慎不敗嗟夫懼以始終其要无
咎獨行路爲然耶旣抵館戚戚然猶有戒心因難燭書之

其四

繇大關山抵叩嶺山大象嶺凡五十餘里肩輿戛戛上密雨
不已及嶺凝爲雪輿人淩兢手足皆僵凍至一祠諸葛武鄉

侯祠也入旁室道人進粥糜啓西南牖雲霧雨雪晦霧掩塞
四顧無所見頃之自嶺下雪霽輿人云嶺北兩嶺南曰蓋率
以爲常下嶺七十二盤始抵麓志云此九折坂爲王陽停馭
處然眎關山路較坦易古人且躊躇才予不敢輕蹈則如予
者以遺體行殆昧于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之義其王陽之罪
人矣夫

木耳占記

山蜀最奇蜀之山西南徼最奇西南徼皆山也木耳占最奇
木耳占蓋沃日土司地自日隆關迤西山盤盤焉漸高及是
山斷石壁立千仞中豁十餘仞番民橋其上水從商角山來
轟激噴搏如雷霆如雪霰倏眒千仞下往往飛沫濺衿袖陰
寒中人毛髮皆竦而立過橋數百步又有壁焉色赭如絳乃

如鋸齒攢而齧者如列戟齧而蝕蝕而殊者如朽木腐版予行天下遠矣所至皆古人所未至於滇循火燄山而南抵南大金江還入虎踞關出騰衝蓋千有餘里則楊新都徐武功展齒所弗造也予蜀挽索橋越天舍斑斕諸山則李太白杜子美陸務觀所詫歎怪偉絕異者不及萬分一也然皆未若茲地之險且奇壬辰五月十八日子將適卡了至日隆關與提督董君天弼語及之董君曰曷不作記鑱諸壁且購石工良易遂索敗紙書之後有過此者其亦將喜予之奇而悲予之險也夫

橋東西皆有番寨甚堅寨中礮高十餘丈鎗火可及數百武外上年冬董君自甲金達山潛出蒲松岡攻達圍克之已絕木耳占後故番人委此去不然聚數十人斷橋以守

兵雖衆未易踰也併鑄于壁諭後之勤遠畧者

美篤寺災記

距小金川番集三里倚南山岡上有美篤寺蓋僧以居喇嘛喇嘛者華言番僧喇嘛種有二由宗喀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下者謂黃教由後藏多爾濟下者謂紅教其言皆宗釋迦而紅教大率如長爪梵志迦葉火師之屬爲彼道中外道番僧多尊信之故創寺爲五重宏壯雄麗翼以樓頗與內地阿蘭若等今年六月大軍自美諾歛兵出火其樓未燬十一月初四日收復美諾復燔之中夜火作其光若流虹其爆若撒沙烟燄若雲霧蔽暈星斗祝融慄怒神鬼焦爛百里之外番夷企踵呀駭歎驚自亥迄丑焚畢或問于予火曷爲而作曰心火也心動欲生欲動爭生爭怒不已因有刀兵之禍

刀兵銳其口剗其上咸火象也故離爲戈兵爲甲冑刀兵格鬪之後繼之以火蕩爲冷烟寒灰靡有孑遺于是心之火之禍始熄楚之兵焚阿房漢之兵燒漸臺類此者于史以千百計故曰兵猶火也始于不自制其心之火遂延于人民寨落而佛氏剗宇隨之雖番夷之地其理有不易此者其可不怵然用此爲大誠歟或唯唯而退遂書之爲記

春融堂集卷四十九終